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快心編傳奇三集 第十二回 賜完婚三生遂願 成巨族四姓榮封

詞曰：慶鸞儔。正少年、榮貴風流澹蕩春光，柳絲花片嬌柔。碧欄杆外鶯聲軟，射錦幃、紅日簷頭。妝台畔，神仙會，三生緣遂綢繆。十里朱樓舊游。記往昔豪華，駿馬輕裘。風月無邊，百年終此淹留。遷喬卜築家連第，喜四時、同泛蘭舟。真堪羨、腰纏十萬，騎鶴揚州。——右調《夢揚州》

話說凌駕山連夜趕行，過山東兗州，便到褚愚家裡。褚愚接見，歡喜自不消說。駕山贈以千金，褚愚舉家感謝。盤桓兩日，駕山即要起身。褚愚見駕山有進京程限，便也不好強留，盛設餞別。時褚愚年已衰暮，覺得老態漸生，屢屢以妻子為念。駕山知其衷曲，一力擔當，褚愚感激不了。分別之日，潸然出涕，駕山亦覺悽惶。後來褚定遠全虧駕山之力，得以入學補廩。褚愚夫婦俱至八十餘方故。駕山又贈與千金，並扶持定遠之子亦得入學，竟成了一個人家，這是後話。

且說駕山到得京中，已是過歲。隨朝覆命，即來謁見李績。李績接進，各敘寒暄。駕山又替張達、摺珩、柳梭三人代致候安。李績道：「記得離亭分袂，倏已三個月頭，光陰真迅速也。」便令駕山同寓住下。翁婿暇日，各敘以前景況。李績道：「賢婿得知柳延秀家眷出身否？」駕山道：「小婿亦頗知其事矣，也是延秀述知。」李績笑道：「老夫向道此女不凡，大有後福。不意竟為總兵夫人，實是可喜。」過了數日，駕山轉太常寺少卿。李績已將駕山完煙之事盤桓算計，便與駕山說道：「因賢婿點差江西，不便議及煙事。今春再難遲緩。老夫又念賢婿家在揚州，相隔頗遠，若娶到尊府路程迢遞，舉動實難。意欲招贅賢婿，且完了姻事，然後看機會回去。況且兩尊大人俱已去世，堂無舅姑，亦不必急於歸宅。早晚老夫告老乞休，料天子未必便允，我也只是苦求，自然俯賜歸里。若得便殿召見，可以陳情之處，也便將贅婿之事奏知，准賢婿給假數月，完此終身要事。不識賢婿以為何如？」駕山道：「岳父斟酌極當。」

於是李績連夜繕疏奏聞，天子不允。本凡三上，備陳年力衰頹，精神不振，耳目聾聵，誠恐摺墮職守，多所過愆，屍位素餐，臣何敢安？溺職曠守，盛朝自宜黜退。且老無妻子，鯨獨伶仃，一女及笄，未曾出嫁。苦衷不敢瑣陳，伏乞急賜罷斥，俾骸骨得歸故里。倘犬馬尚有餘年，皆蒙恩造，伏闕待命，涕泗橫流。」天子覽奏，惻然感動，當即召見便殿。問道：「卿筋力尚可周全，朕方資翼輔，何忍棄朕之速？」李績奏道：「實係兩目措措，瞻視不切，精神頹敗，過即遺忘。仰祈聖恩寬宥，准臣乞命。」天子又見本上說「無子菴獨，一女伶仃，」又問慰道：「卿女雖未出嫁，曾出字否？」李績見天子問及，正可乘機陳請，乃奏道：「已配與現任太常寺少卿凌六鼇，亦擬今春迎娶。」天子道：「卿既歸鄉，正可嫁女。朕賜凌六鼇給假完婚。」李績謝恩辭出。明日批下特旨：「李績效力有年，老成練達，前出師剿寇，遠使外邦，數著奇勛，正資翼贊。無如再乞乞休，朕其勉從所請。但功高廟廊，位未顯崇，朕甚念之。今特加授太子少傅，武英殿大學士，兼原官兵部尚書，賜歸田裡。伊婿太常寺少卿凌六鼇，准給假三月完婚。」

李績與駕山得了這旨，不勝大喜，忙入朝謝恩。便一同束裝起身，舉朝各官都來餞送。與駕山有往還的，亦俱餞賀。忙有十餘日，然後出京。天子又特賜銀幣等物，敕合朝各官出郭送行以榮之。但見旌旗蔽日，傘蓋如雲。香篆飄揚，數十里人迷煙霧；樂音嘹亮，一千隊譜按宮商。觀者疊踵摩肩，送的聯鑣擊轡。有《畫錦堂》一詞曰：

位顯宜辭，功成須退，歸田莫自蹉跎。但令一經讒口，便有風波。今日榮歸天子餞，一時欽仰士林多。離亭上、大小百官，咸遵帝命來過。思麼。凡致仕蒙寵眷，焉能及此巍峨？觀者人如蟻聚，頂背相摩。塞路氤氳香霧滿，簇輿旌旆錦雲窩。嗟歎處，競羨保身全節，老景婆娑。

這李績致仕，只因天子隆重有功大臣，故此遣在廷大小臣工，都要出郊餞送。誰敢怠慢？便哄動了一京城百姓，齊出觀看。自京城門便挨擠不開，直到餞別之所，二十餘里，人山人海，填街塞巷。再加他是兵部大堂，有千百員武官，帶領了數萬羽林軍，全裝貫甲，儼如天子行幸一般。這一場榮耀，方是男兒顯名極處，丈夫得意之秋。又且是馬收韁、船攏岸的境界，何人不羨，何人不敬！長亭的宴，有公席，有私席，海錯皆陳，山珍競薦。裝演百戲，歌舞喧闐。把一個李績如在萬花谷中，山陰道上，連凌駕山也增彩叨光，十分尊重。一日應酬至晚，方得敘別。

走不上幾十里路，便歇宿了。明日到家，再思父子半路來迎。涿州的官員，以及色目人等教官率領了通學生員，俱出城迎接。李績一一勞謝。李績先已遣人到家，租賃一所宅子，與凌駕山暫住數日。進得涿州城中，已有家人引導駕山歸寓。李績到家，父女會面，悲喜交集，麗娟拜見。兄弟、伯姪重新敘禮。二娘也來見過。家人男婦都磕了頭。京中官員差來護送的人，俱給賞酒食路費，發帖致謝，即付來人帶回。麗娟點收行李。是晚再思已備有家宴，叫了樂人戲子供應，兄弟伯姪盡歡而散。

父女上樓講些家常閒話。李績提起蘭英丈夫，便道：「那柳俊隨我出征，今為揚揚總鎮。」麗娟此時也知蘭英的丈夫即鎮守淮揚的總兵，然不知即係父親手下之將。李績又說蘭英得了女兒，麗娟也替他歡喜。

李績因歸家完聚，心中快暢，多飲了幾杯，明日直至早飯時起身。正在梳洗，外邊報說：「凌老爺來拜候。」原來凌駕山已到久了，因問尚寢未起，就往外邊書房裡坐等，吩咐家人：「不必傳說，且等老爺起身通報罷。」向係同處寓中，摹擬好翁婿，情狀逼真。王忠、張惠等問知隨回的弟兄們，曉得凌老爺備細，竟是一家人了，故此便不進內說知。直等李績梳洗過，方才傳報。這些婦女們聽得外邊書房裡有老爺的女婿在彼，最是要看的了，都擠到屏後瞧科。看得凌駕山這般相貌，個個歡喜。人家丫鬟們看見主女官人若好，必定歡喜。此種情理，我亦不解。點綴筆筆不漏。李績出來相見。駕山道了平安。家人托出茶點，同吃談笑。只見管門的捧進一朵揭帖，李績都叫查明，上了門簿。駕山已帶名帖三個，拜再思父子。再思、彥直便出來相會，福兒年小，沒有出來。

駕山別後，李績便進內與麗娟說知招贅駕山之事，今奉旨給假三月完婚，不能遲緩。父女憶念起夫人來，又大家傷感一番。必有之情，心粗筆忙，便至忘卻。李績問麗娟，得知二娘年雖未老，也還曉得些事務，便叫請來與女兒商酌內裡事件，張婆等一同相幫。又叫王忠等叫了匠工人役，收拾後樓，便做新房。自己做房在樓前屋內。

數日之間，都已料理停當。又把官府紳衿一總答拜過了。便擇了三月十二日，是黃道不將天恩上吉，贅駕山過門。堂上結彩鋪氈，院子裡搭起天棚布幔，懸掛花燈彩球。未能免俗，聊復爾爾。

到了吉日，鼓樂儂相絕早便來侍候，午間親友都到，地方官員都吉服到門賀喜。至晚，駕山坐了憲轎，全副儀從，鼓吹到門。三聲炮響，親朋迎入，李績在泊水下相迎。堂上堂下管弦合奏，點齊燈燭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擺開席面，駕山高坐，親朋餘席相陪。飲夠多時，起身撤席。儂相念詞贊請。麗娟在裡邊，二娘等已將小姐裝束打扮，人物既稱第一，再加翠繞珠圍，真有二十四分嬌豔。都說嫦娥仙女，想來也只如斯；動稱西子南威，恐亦未能加勝。凌駕山與麗娟立上紅氈，儂相贊拜天地，拜了李公。送人洞房，夫婦交拜。合巹禮畢，去了繡兜，安席坐下，侍女慇懃服侍。

駕山細看新人，比昔年樓頭窺見，倍覺豐豔精神，心上的喜何消說得。麗娟看了駕山，心中轉念：「好似昔年樓下牆外書生，但此時烏紗映白面，圓領稱腰身，比著書生頗增光彩。但那書生姓山，今乃姓凌，相貌或有相同，名姓實是各別。」坐了一回，駕山不飲酒了，起身撤席，丫鬟們收去杯盤，捧上湯水，駕山淨面洗手，丫鬟們服侍小姐卸妝停當，亦洗過手面，丫鬟便往別間樓上宿歇。

駕山掩了房門，乃身邊取出一張詞箋，道：「昔年在山東寓內，蒙小姐見贈詞章，下官做一繡囊藏了，貼點身懸掛。今日詞逢人合，小姐常亦憶念否？」此時麗娟尚以夫婿不是山鼇，一聞此言，駭然驚異，便不做那等羞澀之態，接過一看，分明是《訴衷情近》一詞的原稿，尾後已經和韻一首，竟為今日之摺，不覺大喜，道：「相公彼時何故姓山？」駕山乃將避仇改姓之事略述，道：

「下官所作，小姐亦留藏否？」麗娟道：「現在篋中。」駕山道：「人既團圓，此詞亦是媒灼，當令他合在一處。」麗娟乃取出與駕山看過，一同安放過了。兩人心願都遂，公私兩全，非常歡喜。因說柳俊夫妻遇合聚散頗奇，可見人世姻緣實由天定，然表情所至，神鬼從之，人定勝天，又非虛語也。當下駕山兩人無限歡娛，有《綺羅香》一詞為證，其詞曰：

才子天成，佳人世出。正值三星璀璨，兩好諧盟，允結鵲橋公案。愁拆散那覓玄霜？喜聯合原酬詞翰。有生來才識歡娛，這般良夜金難換！多情自多纏繞，倘沒相思分，何由撩亂？憶久重逢，此種綢繆堪玩。收往日苦趣方回，數樂事今宵初算。想前次，平地科名，抵溫柔一半。

駕山自完姻後，夫妻的恩愛，閨房樂境，不消細說。地方官府紳衿親友來賀，也忙亂了好多日子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已是滿月。柳俊與石搢珩俱知駕山欽賜完婚，各寫書信，備了厚禮，兼候李績。翠翹與婉玉也備著禮，送與凌夫人。張玉飛也著人齎禮，同了石、柳兩家內丁，打做一路，半月程途，到了涿州。進李家相府投遞，駕山留款家人，拆書收禮，賞了來人盤纏腳力，各寫回書，打發回家。

李績見石搢珩稟揭上敘說生了兒子，與柳俊聯姻，打動起自家後代。過接得好，又思駕山。三月假期一滿，便要進京。乃立出主意，與再思議論，將彥直過房為子，叫駕山寫了過房情由，請了三黨公親，設席立議，各人俱與名花押。此時再思見兄長舊友愛，姪女總不記仇，心下也感激不盡，惟兄命是從。彥直便改口叫奇勛為父，再思為叔。駕山看彥直文章，有一種沉著痛快處，自不以監生終身的，也盡心提撥他。彥直原肯用功，有美在前，執經問難，學問者，學而問，問而又學。今見子弟們，但學而不問，是皆不達如愚者哉。欲德業指進，修不其難乎！提撥不多日子，彥直一總心領神會，無不體味到極至工夫。有善必增，有惡必去。正是：

教無躐等在優柔，善受還須善解求。

有志欲窮千里目，與君更上一層樓。

駕山見三月假期將滿，便別了岳丈等，與麗娟珍重叮嚀，黯然分袂，到京赴官辦事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石搢珩在吳淞任上，倏忽三年有餘。一日報有湖賊搢猖，南直與浙江的撫按行文會剿。此時南直按院朱琦、應天撫院金有光，兩人乃係親家，有一好友俞仁，做蘇州清軍同知。這撫按為人大貪，俞仁又極其諂媚，三人物以類聚，素相朋比。這時湖賊出沒江浙，搢珩與俞仁都是會剿之官，各統兵在湖上防堵。獨有石搢珩是曾經戰陣，且又智識超群，這番征戰事，是自己的本等，不比前邊勘河，由這些文官調撥。便立出主見，將進剿防守機宜，畫了圖樣，出奇制勝之法，備細開明，申與撫按。這兩個撫按便會同浙江撫按商議。

此時浙江撫按也非昔日勘河之人了，大家聚著一處，商議軍機重事。朱琦道：「這石總兵所見，不知可切中賊情哩？」浙江撫按便道：「不知可中賊人情景哩。」大家商議一回，不過是這些猜測話兒，毫無一個有些見識處。金有光便道：「弟有主意，各位大家看這石某議論，可有滲漏處批駁敲訂？待他認了，如不中機，宜甘受妄言之罪，然後允他議論，竟專責他出剿。諸公以為何如？」眾撫按都道：「高見，高見。有理，有理。」搢珩建了平湖之策，撫按批駁數番，幸虧湖賊力量小，不是圖謀不軌的，不過是些烏合株守之人，由得官兵遲速。批駁定了，便單著石總兵出剿，有功升賞，無功一併重罰。

搢珩接了文書，笑這一班蠢才，有何見識！然為著國家事，不敢怠慢。統了自己標下五營六哨。因三年有餘，教練得兵卒有條有紀，將士一心。搢珩自總中軍，駕著船隻，直搗賊巢。各船兵將奉命，分頭殺進。搢珩身先士卒，親冒矢石，破了他外面地方，叫做瓠子灣。賊人勢窘，各自逃生。張大帶領了妻小，幾個心腹，乘夜扮做漁人，他的水道最熟，湖中港汊又多，一溜煙走了。搢珩攻破巢穴，但見輜重器械、米穀銀錢堆滿賊巢，賊首張大不知去向。便令書記悉將所有上了冊籍，移文南直撫按。

兩省撫按見破了巢穴，賊遁無蹤，方敢一齊到湖中來，觀看賊中屯駐之處，也面賀石總兵破賊之功。便把許多錢布等物一總分烹入腹，量留少許報部。浙江按院心上獨過意不去，略有人心。說道：「虧了石總兵破得賊穴，乃有這些賊贓。今大家分敬，以為應得，那好獨遺了有功之人？當量給與少許，也見我們公道。」眾官都道：「有理。」便將百十匹布，十數斛米，十來吊錢，送到搢珩船上。來差致各官之意，搢珩笑道：「我若愛此錢財，早在破賊時取了，何勞送此些須之物！」吩咐來差帶回，一件不收。

差人轉來，直言回復，各官羞慚無地。浙江按院道：「這明是嫌少。」江南按院朱琦大怒道：「他說破賊時一總會取，這分明是自畫供招，自然被他取盡了，卻將此等零星封貯在此，掩飾耳目。武弁狡詐，非我不足以燭其奸。今賊首縱逃，又復焚私掩飾，情罪可惡！」便吩咐左右道：「汝等著幾個能事伶俐人，到石某船邊，窺看他起身時，與凡兵廝上下，細查有無夾帶貨物、布匹銀錢等項，如有，急忙來報。緝訪得實，重重有賞。」左右答應去了。

一日，俞仁想吃湖中大魚，孔宗聖便叫四五個內丁同了買辦兵丁，務要買了大魚來，不然重責。內丁到得湖邊，卻值張大漁船攏到。張大原是漁戶為賊，原會捕魚，這日捕得幾個大魚，到市來賣，也要看個機會，脫身陸路逃生。借著賣魚為名，窺看動靜。這班內丁都強如撫按。這些兵丁叫住買魚。那內丁之中有幾個能幹的，見漁船頗小，除了漁婆兒女之外，又有三四個漢子，雖是漁人打扮，但想：「船小，何用許多外水伙計？」心上生疑。命運輒定耳。有一個跳上漁船，只說尋魚，卻到火艙裡，看見破舊衣底下蓋著掛刀一把，一發疑心是歹人了。便存些人與漁船講價爭論，故意耽延；密令人尋覓了同營兵丁，共有三二十人到來。吶一聲喊，把合船口捉住，拖上岸來，各是分開嚇問，女人小子便直吐真情。兵丁等不勝大喜，就像拾了至寶一般，解到本官那邊。

孔宗聖與俞仁正在吃酒，聞得拿了張大，十分得意。解過來，問了口詞。俞仁又欺心要奪功勞，孔宗聖也心知此意，便悄悄對俞仁道：「俞老爺一面報功，但要帶挈弟得叨餘光足矣。」要奉承他，何敢不讓。俞仁道：「不消孔老爺吩咐。」便酒卻不吃了，叫兵役鎖了張大一千賊犯，親自解到金有光公寓來。金有光便請朱琦商議。朱琦道：「奉旨江浙會剿，如今獲賊，卻是我們的功勞，與浙省何干？我這邊一面拜疏進京，但將文書知會他們罷了。」連夜繕寫本稿。本內便說差委石總兵剿捕，違了方略，致賊首逃匿。倖臣等調度機宜，委同知俞仁等預於要害所在，督兵防守，遂得擒獲賊首張大，共羽黨妻小若於名口。總兵石瓊不無有疏縱之罪。副將孔宗聖協獲有功，一併聲明，伏候睿裁。

本上朝廷，發與兵部議奏。兵部官員都曉得石瓊前年破滅山東賊寇，大有功勳；獵射上林，天子面加獎諭。今俱奉旨會剿，凡有汛守之責，都該協力擒拿，也不是專委一人辦事。今石總兵攻破賊巢，雖未獲賊首，然進剿之勞，也是石總兵之力。今說他「不無有疏縱之罪」，並無實據，竟是莫須有的斷案了，何以加罪？無奈右侍郎與朱琦同年相好，必要將石瓊議壞，著令解任，撫按嚴審疏縱實跡奏聞。撫按俱加二級，俞仁加二級升用，孔宗聖歷俸已滿，例應升補總兵官，賊犯即於當地方分別磔斬。部議上去，天子看了，也思念石瓊前番有功，今縱賊無據，著以原官閒住，其餘俱各依議。

搢珩已知撫按都不喜歡他，榮辱且由天命，今得了這個部文，心下也倒歡喜：「我在山東滅除山寇，胸中抱負，已經施展一番。便得仰邀聖眷，位居八座，已到武官極品。即今狼狽歸鄉，我亦無恨。何況著以原官閒住，真是聖恩高厚，感激涕零。」夫人道：「凡豪傑不得顯名，必定在世上鬧一番，博得個出頭日子，才為了當。今相公位登八座，腰圍玉帶，武職顯榮已極。正該急流勇退，圖得個終身受享，有何不可。」搢珩聽了大喜，舉手向夫人道：「夫人高人議論，開我茅塞。大凡豪傑之士，功成名立後，得以優游林下，體味天地真趣，才算得真正富貴。」當下便打點束裝歸家，一面題本謝恩，差官齎奏。

數日之內，料理停當。僱募船隻，發扛起身。留下報撫按的文書，把印務交與中軍呈繳。即出衙門，飄然長往。合營攀轅不捨，脫靴留愛。百姓們擁留不住，都香花設餞，也脫靴見意。紳衿擺酒餞行，同城官員也出郭餞送。兵丁百姓感激，號哭之聲，搢珩送下二三十里。搢珩目擊傷情，也陪了若干眼淚。巡撫金有光得知這個消息，私下調朱琦道：「莫說石某不好，他是武官，尚且如此深得民心；若我們離任日，得百姓們哭送一里路也夠了。」也有百姓送的，但見拋磚潑穢耳。後有人傳出此話，以為笑談。正是：

小人心地最兇頑，也有天良一瞬間。
德政此時無可頌，歸轅他日有誰攀。

不表搢珩竟往揚州。且說孔宗聖仗著俞仁為線索，求了撫按，便謀做了吳淞總兵，頂了搢珩的缺。俞仁亦得超升蘇州知府。只苦了搢珩，建立功勳，反作成無謂的人得了高爵厚祿。

搢珩將到揚州，早有總兵張達得知搢珩有功被黜，深為不平，又念搢珩居官清正，宦囊淡薄，差人送銀五百兩，於路上追著投送。搢珩也便收了，寫了回書致謝，重賞來差，打發去訖。柳俊在瓜洲見了邸報，不勝驚駭，差人預候，接到署中。相見已畢，稍敘一番，柳俊扼腕歎息。便迎請家眷進衙門住下。本是通家，且有姻親至好，俱各請見夫人。柳俊見石夫人仙姿綽約，具儒士風流；搢珩見柳夫人玉質亭亭，實閨房殊麗，心下也認做玉飛令妹。直待在衙日久，柳夫人也不隱瞞，說與翠翹，搢珩方才曉得。便想李公之女一定出色奇豔，駕山所以一見鍾情；今此侍兒尚具天姿，小姐自當更勝。與翠翹私下議論，也替駕山歡喜。翠翹心下也想：「天下美色原多，柳夫人已是驚人，不知這凌夫人更如何美麗！」此時兩家兒女俱已見過，大家得意。

柳俊每日內外設宴，極盡主道。搢珩乃與柳俊商議道：「我原籍山西，出身寒儉，離家之日，住屋皆無，今竟無家可歸。意欲在揚州尋個住宅，以為久安之計，又念父母柩在山西，欲遷來葬此，以便祭掃。但慮囊貲有限，不能兼行，如何是好？」柳俊道：「凌老爺本籍揚州，我亦欲揚州居住，已曾托家岳尋覓房屋。若石老爺有心在此，大家朝夕得見，是人生大快意事。況且揚州係自古繁華之地，山川風物，秀麗淳龐，又兼米穀魚鹽商賈集，欲卜久居，捨此焉往？若慮囊貲有限，我當一力任之。」搢珩大喜。明日午後，只見玉飛到來，搢珩相見，各敘寒溫致謝。玉飛詢知解任始末，也著實替搢珩不平。柳俊乃向玉飛說搢珩尋屋之事，是夜三人敘談，甚覺快暢。

正飲酒間，轅門外傳報進來說：「京中凌老爺差魏叔到此。」柳俊立即傳進，果是魏義。魏義一見搢珩，便道：「小人到家，便知石老爺在此。家老爺在京中得知了石老爺之事，深是不忿，與李老爺說知，李老爺也著實不快，都有書在此。」便身邊取出書來遞下，道：「銀兩都放在家中，柳老爺著人去取來便了。」搢珩不知頭由，且拆看書札。李績書上替搢珩歎惜，又復解勸：「當安於命運，不必介意，贈銀五百兩，以備資斧。」駕山書上深為不平：「以兄長之英武，見知天子，後日封侯萬里，此意中事耳。目下且自寧耐。思兄長遠籍山西，想當日出門，房產已經棄去，今若往彼經營，不唯大有所費，抑且路途遙遠，跋涉艱難。弟亦不忍兄長離遠，何不即於揚州買屋住下？不然舍下現空，盡可棲息。為此速著魏義齎千金馳上，備兄費用，計程呈達，當於延秀署內。盟嫂賢姪一併候致。」如此才是盟兄弟，豈今日結盟者，得捫其踵趾也哉。

三人看了書中，大皆都各歡喜。柳俊向魏義道：「我等正對石老爺說，住在揚州甚便，不期凌老爺亦是此意。此銀兩就放在尊處。石老爺原要托張相公尋屋，就在那邊取用罷。」搢珩向魏義謝了，柳俊叫家人留魏義別廂款待。

明日，搢珩同玉飛等別了柳俊，到揚州來。住在玉飛家中，會了張哲。住了半月光景。揚州地方既大，買賣房屋的也多，揀了一所好房子，價銀一千，便用價買了。附近也有一所，價銀多百金，玉飛便替柳俊買了，都與凌駕山家相近，與張玉飛家稍遠裡許。張哲父子先替搢珩收拾房屋，督率工人更張改換。魏義見搢珩有了著處，便進京去，搢珩都附書揭致謝。屋宇收拾既完，便到瓜洲移取家眷。翠翹與婉玉情投意合，有如姊妹，分別之時，依依不捨。婉玉大有所贈。翠翹到新屋中，又接取玉飛乃堂相會，情好日篤。玉飛祖墳旁有墳地一所，地主出賣，張家素知其地頗佳，便與搢珩買了。

時將七月下旬，玉飛要到應天鄉試，搢珩此時一些無事，日與張明我作伴，便送玉飛鄉試，也要到南京，看看古來帝王之都，六朝遺蹟。過瓜洲，便在柳俊署中盤桓一宿。渡江到了南京，果見氣相不同，人煙湊集，街巷喧闐，宮殿衙署也與北京相同。揚州雖號繁華，不比京中博大。搢珩整日遊觀，總無厭倦。送玉飛進過了三場，十六便束裝起身，到瓜洲又會柳俊。搢珩道：「此番回家，我便起身往山西遷柩，待九月初揭曉玉飛高捷，歲終時候，我也歸來安葬，便得送玉飛往北會試，兼候李公、駕山。」玉飛笑道：「弟無此福分，候先生回家，完了正務，竟陪先生往會駕山，這才是真話。」是夜三人快飲，明日搢珩、玉飛別過柳俊，一同回來。

搢珩即別了夫人，帶了數千金，叫五六個家將跟隨，竟向山西進發。夜住曉行，到了本土，但見城郭街衢，依然如舊，六七年離別，光景又是一番。乃問至堂兄家住了——此堂兄係搢珩親伯早亡，嗣來頂代的。然後尋訪族中，原也寥寥。會面時，原都識認，但搢珩處富貴之鄉，形容非昔，親戚人等都來會賀。搢珩將千金分了親疏遠近，贈與親族，這是第一義。又訪問施仁甫，適經初喪，搢珩到靈前哭祭，哀感路人，又以百金贈他兒子，報酬前德，施家亦感歎不盡。又將數百金托堂兄修理李績廟，儀像煥然。便擇日將父母塚墓發開，僱車裝載兩棺，別了親戚，便望江南前進。

且說玉飛歸家，也日日巴望。到九月初揭曉，玉飛果然中了。報錄的紛紛報來，舉家得意。柳俊署中也去報喜。賓朋作賀，自不消說。

到十一月盡時，搢珩載棺方到，因是路上難行，多走了十數日。得知玉飛已中，亦歡喜無限。到家各相拜賀。搢珩請了地師，即於臘月庚申日安葬。柳俊親來弔奠，地方官府知交都來奠祭。安葬畢，搢珩謝了各人，便打點送玉飛北上。柳俊同夫人親到揚州，丈人家設戲宴請，玉飛餞行，就請搢珩同餞。各人安席，直到半夜方散。

次日起來，搢珩道：「記得八月間在延秀署中，說待玉飛高捷，弟回來送公車北上，今日果然不爽。」明我與玉飛都致謝一回。柳俊作書付與玉飛，問候李公、駕山。用過飯後，石夫人先歸，搢珩也回來打點行裝。玉飛亦打疊停當，各帶一個家人隨行。次日，柳俊又設酒郊餞，送了一程，然後作別。柳俊先回瓜洲，婉玉又同了母親嫂子和石夫人，同到新得房子裡看了一回，方得歸署。

搢珩與玉飛在路，過了新年，燈節前便到涿州，晉謁李公。李績出來相見敘坐，玉飛是後進晚生，見了相公，十分謙謹。遞上柳俊稟揭。李績深為搢珩不平，見說玉飛已登賢書，又有蘭英一段原故，十分款接。又問一回柳延秀近況。搢珩見中堂貼了鄉試中式報條，問知係李公嗣子，二人也致賀了。李績便令彥直出來相見。當下盛筵款待。留住數日，搢珩與玉飛辭別起身。李績見場期已近，不便再留，便叫彥直同進京來。

大家會見，駕山款接之情，不消多贅。到了會試，三場已後，揭曉之日，玉飛、彥直俱得聯捷。殿試後，玉飛點了庶吉士，便住在京中，過了三年，散了編修。駕山已轉到左副都御史，彥直知縣行取，做了部屬。時福兒取名源浩，也進了學。後來再思死了，二娘也常與兒子說及父親薄待姪女之事，自己作家涉歷之苦。源浩便不勝悲梗，刻志讀書，也得登第，官為知府，二娘生母，亦得誥封，這也是二娘為人好報。好人有收成。

今且說搢珩在京中住了多時，復回江南，在延秀署內與張明我打伴，亦常至京中與駕山、玉飛會晤。往來南北，逍遙自如。此時天下承平，武官閒住的若不大費鑽營，兵部總不起用，只有引退的一說一聽。柳俊此時家事也好了，雖不比鄙夫求田問舍，然也要圖個生財之法，置田買產，撥人貿易。駕山與玉飛念搢珩頗無宦囊，各又贈數千金。柳俊也替他置產營運。柳俊在任十多年，也思引退，便上本告病，准以原官致仕。離任之日，將姚勝期拔補守備，標員兵士俱行給賞。軍民歡呼感激，都來相送，直送到家中方去。柳俊既不做官，出入自由，每逢春秋風日晴和之候，與搢珩僱了小舟，上至淮海，下至蘇杭，西至湘川一帶，無不追遊觀覽。回家唯有課子讀書。搢珩又得一子一女，柳俊亦連舉三子。搢珩請了一個飽學先生在家訓誨，柳俊亦令子附來相從。真是興旺人家，子弟必定聰明的多。確。

搢珩長子取名石芝，字九英——就是柳俊的女婿，時年十四，便得進了學。搢珩夫婦喜歡不了，令兒子到墓上設祭，請著柳俊同去遊玩。柳俊便思想自己父母墳墓遠在北京，不如也遷到揚州來，便與張哲、搢珩說知。因是告病之員，不好聲張，悄悄帶了家人，潛到京師。過涿州謁見李公，送上土儀物件，並申致妻子感念之私，亦有禮物送與小姐。李績極其款接。到京中會見駕山、

玉飛，總不露人眼目。到墓所起了父母兩棺，僱船裝載。義母柳寡婦的柩卻不能遷移，將銀兩托與近便寺僧，令他照顧。別過駕山、玉飛，二人亦到船弔祭，各有醺醉。柳俊這番下來，不比摺珩陸路艱難，一水直到揚州，覓地安葬。摺珩、張哲以及親知無不來祭，地方官府紳士有相與的，聞知亦來弔奠。柳俊忙忙碌碌，葬後方得空閒。一個貧窮細民，只因有了好兒子，卻得如此風光。正是：

親因子貴異編氓，生受榮華死有名。

不是祖宗存厚道，那能後代做公卿。

李績年登八十，一夕無疾而亡。時再思已經先故，麗娟終天之恨不消細說。彥直亦能盡禮殯葬。摺珩、柳俊聞知，親到涿州祭奠，哀哭倍常。柳俊哀慕之哀，如同考妣。正是：

人生一世名為寶，知遇還憑夙有緣。

雖說英豪多抱負，若無提挈也徒然。

時四方寧靜，有幸利之臣，要開邊市。駕山上本，極言不可。拂了執政之意，立賜罷斥。駕山向見摺珩、延秀尋山問水，無拘無束，自己卻為一官匏係，不得追其後塵，深以為恨。今見勒令休官，正中下懷，不勝歡喜。便別了玉飛，到涿州與夫人收拾回家。二娘與麗娟相持痛哭，別時無限哀傷。張惠夫妻以及丫鬟使女等都願跟隨小姐，彥直亦欣然依允，同了兄弟源浩，送了數程方回。摺珩與延秀得知，直到淮安迎會。大家都是豪傑心腸，不以失官為憂，轉以相聚為快。石、柳兩夫人也坐船過揚州，百里迎候凌夫人。女眷相逢，分外款敘。麗娟與蘭英見面，如獲至寶。到了家中，親眷總來拜賀。一路的官員見駕山是位總憲，雖則休官，年紀甚小，唯恐起復，到船頭趨承饋遺，無所不至。本地官府一連三日到門投揭，這都是仕途沿例，不在話下。

摺珩、柳俊互相設宴，亦得拜識凌夫人，果然是天上仙姿，非人間美色。贊得簡而文。各樣贊法，各有體段，俱不可移動隻字。麗娟、翠翹、婉玉各述顛沛，感歎不了。麗娟謂婉玉道：「昔年你來別我回南，自料天各一方，相會未知何日；哪知今日尚在少年，已俱得聚在一處。真是人生第一快心之事。」當下接風敘舊，忙了多天。

時魏義年已衰老，駕山令他歸宗，賞有千金，男女都賞銀婚配。方昌便配與春秋丫頭，凡係親族相知，俱有厚贈；鄰里為前番盜案累他費用，俱數倍相酬，華英亦贈銀報謝。便將家務整理一番，即與摺珩、延秀三人出遊，更覺有興。方方數千里，名山勝境，無不遍歷。真快活，真樂境。

一日遊至西湖，在湖心亭，獨上樓頭遠眺。只見有兩人先已在樓，六目視，原來此人非別，乃是張碧潭與沈儀穆。大家作揖敘闊。摺珩問：「先生別後作何景況？」張碧潭道：「自與台台別後，明年有節事件就緒了，即便離了彼處，遨遊他所，總無定蹤。」摺珩又問：「王浩然何在？」張碧潭道：「他雄心未滅，當效虬髯，作海外事業耳。沈賢弟將亦相從。老夫當送他出海。」摺珩道：「先生卻作何行止？」張碧潭道：「匡廬、王屋，不乏知機高蹈之人，明日送別沈賢弟，便當入深山中，返我天真，決不作終南捷徑，遺識識者。」以有道之士為歸宿地，大有根器。摺珩道：「弟子遭際，不便瀆聽。今日卻與幾個相知，結方外社遍遊山川，歷過之地，每歲一至，再有幽妙，務冀耳目日新，如此境界，頗亦不惡。」張碧潭道：「凡人少學壯行，必定在功名上大鬧一番，才得心死。若功名有成，不必待拂逆之來，原該急流勇退，使我耳目身心得一分靜趣，便受一分實惠。若只管在世上營營，不幾流入庸鄙？公今所為，甚合天道。弟前所說六十年富貴，才是真享。」摺珩想：「六十年富貴，我罷官才得數年，福正未艾...」

此時凌柳在樓下指點山林巖壑，談今說古，摺珩令小廝請上樓來，大家相見。摺珩都代述姓名。駕山與延秀向聞摺珩稱述異人之奇，今日相會，各愜素懷。張碧潭但稱賀道：「諸君皆有根器人，功業一成，便得脫離韁鎖，寄情物外，大是豪傑舉動，非常人可及。」三人便邀張、沈下船，二人亦不辭拒，但吩咐僕人歸船伺候。摺珩盛席款待。五人互相快論。駕山道：「弟子將來何如？」張碧潭道：「諸君功高名顯，公即輩俱是金紫中人，患難所交，不淫富貴。今日所處，真所謂腰纏十萬，騎鶴揚州，尚有何心未遂，過欲問甚將來！」駕山肅然改容相謝。飲至三鼓方歇。張、沈過船去宿。明日來別送，同出湖中，送至錢塘江口。張、沈在船頭，舉手道聲「諸君保重！」揚帆入海而去，毫無沾帶。其致自遠。

摺珩不勝感歎，自此遊興更濃。才不虛所游。到處遇有顛沛之人，力量可以周全，無不捐資救濟。後來摺珩長子石芝中進士，官至廣東布政使；次子石藻字公搢，中一榜，做河南祥符知縣，升江南南昌同知；一女便嫁凌氏為媳。駕山一子三女，子名凌劭字克紹，中進士，又到紹興做太守，後轉廣東學道；繩其祖武。長女嫁柳俊長子；次女嫁玉飛次子；三女嫁摺珩次子。柳俊得女之後，連舉三子，長名柳殿楨，學肩巨，次名柳廷璧，字緒芳，三名柳林祥，字宮芳；肩巨、宮芳俱舉進士，宮芳官至光祿少卿，肩巨授中書舍人，即未出仕，緒芳明經縣令。敘不雷同。玉飛至翰林院侍讀學士，五十歲休官，妻生一子，妾生一子一女，長子張維鬆，字漢赤，中一榜，官至四川參政；次子張維岳，字周尹，明經出身，仕至漢陽府同知；女配與柳俊幼子。

凌、石、柳、張四人至五十餘，婚嫁都畢，恣意遨遊，又於紅橋結構游息別墅。紅橋園亭，乃四家作創，內外一絲不漏。花朝月夕，夫人女眷亦俱約伴同游，四家遂成世好，子子孫孫，互為婚姻。玉飛年七十二便歿，張明我直至九十六歲令終，人以為提拔蘭英，不貪女色之報，故壽最永。如此敘入勸世語，便不覺其卑弱。蓋一作勸世語，文氣體格便落卑弱。凌駕山、柳延秀壽俱八十餘，一般白首偕老。摺珩至八十五歲，臨歿數日前，鄰里俱聞空中有人說：「迎請石老爺為並州西路總管之神。」屬續之際，只聽得車馬之聲闐溢庭戶，久之方滅。蓋往太原代李績之任雲，生為豪傑，歿為明神。好收拾。異哉！益齋主人有詩：

小窗寒雨短檠明，離合悲歡總世情。

但說忠良人所羨，且看奸詐自相傾。

風雲變色思千里，桂玉關心亂五更。

無限俠腸收不得，浪將閒事細推評。

煙波釣徒有詩云：

世情勸透語方深，自有知音仔細尋。